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從忽違辯語出溫柔

雲岫一口氣說了六七句「請坐」，猛然自己覺著櫃檯外面沒有凳子，連忙彎下腰去，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來。我忙著：「不必了，我們到外面去談談罷。但不知這裡要看守不？」雲岫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們外面去談，這裡不要緊的。」於是一同出來，揀了一家酒樓要上去。雲岫道：「到茶樓上去談談，省點罷。」我道：「喝酒的好。」於是相將登樓，揀了座位，跑堂的送上酒菜。

雲岫問起我連年在外光景，我約略說了一點。轉問他近年景況。雲岫歎口氣道：「我不料到了晚年才走了壞運，接二連三的出幾件事，便弄到我一敗塗地！上上年先母見背下來，不上半年，先兄，先嫂，以及內人、小妾，陸續的都不在了；半年工夫，我便辦了五回喪事。正在鬧的筋疲力盡，接著小兒不肖，闖了個禍，便鬧了個家散人亡！真是令我不堪回首！」我道：「此刻寶號裡生意還好麼？」雲岫道：「這個哪裡好算一個店，只算個攤罷了。並且也沒有貨物，全靠代人家包金、法藍，賺點工錢，哪裡算得個生意！」我道：「那個老婆子又是甚麼人？」雲岫道：「我租了那一點點地方，每年租錢要十元洋錢，在這個時候哪裡出得起！因此分租給他，每年也得他七元，我只要出三元就夠了。」說時不住的歎歎歎息。我道：「這個不過暫屈一時，窮通得失，本來沒有一定的。像世伯這等人，還怕翻不過身來麼！」雲岫道：「這麼一把年紀，死期也要到快了，才鬧出個朝不謀夕的景況來。不餓死就好了，還望翻身麼！」我道：「世伯府上，此時還有甚人？」雲岫見問，搖頭不答，好像就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我也不便再問，讓他吃酒吃菜。又叫了一盤炒麵，他也就不客氣，風捲殘雲的吃起來。一面又訴說他近年的苦況，竟是斷炊的日子也過過了。去年一年的租錢還欠著，一文不曾付過；分租給人家的七元，早收來用了。我見他窮得著實可憐，在身邊摸一摸，還有幾元洋錢，兩張鈔票；洋錢留著，恐怕還要買東西，拿出那兩張鈔票一看，卻是十元一張的，便遞了給他道：「身邊不曾多帶得錢，世伯不嫌褻瀆，請收了這個，一張清了房錢，一張留著零用罷。」雲岫把臉漲得緋紅，說道：「這個怎好受你的！」我道：「這個何須客氣。朋友本來有通財之義，何況我們世交，這緩急相濟，更是平常的事了。」雲岫方才收了。歎道：「人情冷暖，說來實是可歎！想我當日光景好的時候，一切的鄉紳世族，哪一家哪一個不和我結交。辦起大事來，那一家不請我幫忙。就是你們貴族裡，無論紅事、白事，那一回少了我的。自從倒敗下來，一個個都掉頭不顧了。先母躺了下來，還是很熱鬧的；及至內人死後，散出訃帖去，應酬的竟就寥寥了；到了今日，更不必說了。難得你這等慷慨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你老翁在家時，我就受他的惠不少，今天又叨擾你了。到底出門人，市面見得多，手段是兩樣的。」說著，不住的恭維。一時吃完了酒，我開發過酒錢，吃得他醺然別去。我也就回家。

晚上沒事，我便到繼之那邊談天，可巧伯衡也在書房裡。我談起雲岫的事，不覺代他歎息。伯衡道：「你便代他歎息，這裡的人看著他敗下來，沒有一個不拍手稱快呢。你從前年紀小，長大了就出門去了，所以你不知道他。他本是一個包攬詞訟，無惡不作的人啊！」我道：「他好好的一家舖子，怎樣就至於一敗塗地？」伯衡道：「你今天和他談天，有說起他兒子的事麼？」我道：「不曾說起。他兒子怎樣？」伯衡道：「殺了頭了！」我猛吃了一大驚道：「怎樣殺的？」伯衡笑道：「殺頭就殺了，還有多少樣子的麼。」我道：「不是。是我說急了，為甚麼事殺的？」伯衡道：「他家老大沒有兒子，雲岫也只有這一個庶出兒子，要算是兼祧兩房的了，所以從小就驕縱得非常。到長大了，便吃喝嫖賭，沒有一樣不幹。沒錢化，到家來要；賭輸了，也到家來要。雲岫本來是生性慳吝的，如何受得起！無奈他仗著祖母疼愛，不怕雲岫不依。及至雲岫丁了憂，便想管束他，哪裡管束得住。接著他家老夫妻都死了，手邊未免拮据，不能應他兒子所求。他那兒子妙不可言，不知跑到那裡弄了點悶香來，把他夫妻三個都悶住了，在父母身邊搜出鑰匙，把所有的現銀首飾，搜個一空。又搜出雲岫的一本底稿來。這本底稿在雲岫是非常秘密的，內中都是代人家謀占田產，謀奪孀婦等種種信札，以及誣捏人家的呈子。他兒子得了這個，歡喜的了不得，說道：『再不給我錢用，我便拿這個出首去！』雲岫雖然悶住，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，只不過說不出話來，動彈不得。他兒子去了許久，方才醒來，任從氣惱暴跳，終是無法可施。他兒子從此可不回家來了；有時到店裡去走走，也不過匆匆的就去了。你道他外面做甚麼？原來是做了強盜！搶了東西，便拿到店裡，店裡本有他的一個臥房，他便放在自己臥房裡面。有一回，又糾眾打劫，拒傷事主。告發之後，被官捉住了，追問贓物窩藏所在，他供了出來。官派差押著到店裡起出贓物，便把店封了，連雲岫也捉了去，拿他的同知職銜也詳革了。罄其所有打點過去，方才僅以身免。那家店就此沒了。因為案情重大，並且是積案累累的，就辦了一個就地正法。雲岫的一妻一妾，也為這件事，連嚇帶痛的死了。到了今日，雲岫竟變了個孤家寡人了。」

我聽了，方才明白，日裡我問他還有甚人，他現出了一種悽惶樣子的緣故。當下又談了一會，方才告別回去。這幾天沒事，我便到族中各處走走。有時談到尤雲岫，卻是沒有一個不恨他的。我暗想雖然雲岫為人可惡，然而還是人情冷暖之故。記得我小的時候，雲岫那一天不到我們族中來，那一個不和他拉相好。既然知道他不是個好人，為甚麼那時候不肯疏遠他，一定要到了此時才恨他呢？這種行徑，雖未嘗投井，卻是從而下石了。炎涼之態，想著實在可笑可怕。閒話少提。不知不覺，已到了三月初旬娶親的吉期了。到了這天，雲岫也還備了蠟燭、花爆等四式禮物送來。我想他窮到這個樣子，哪裡還好受他的。然而這些東西，我縱然退了回去，他卻不能退回店家的了，只得受了下來，交代多給他腳錢。又想到這腳錢是來人得的，與他何干，因檢出一張五元的鈔票，用信封封固了，交與來人，只說是一封要緊信，叫他帶回去交與雲岫。這裡的拜堂、合巹、鬧房、回門等事，都是照例的，也不必細細去說他了。

匆匆過了喜期，繼之和我商量道：「我要先回上海去了，你在家裡多住幾時。從此我們兩個人替換著回家。我到上海之後，過幾時寫信來叫你；等你到了，我再回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倒好，正是瓜時而往，及瓜而代呢。」繼之道：「我們又不是戍兵，何必約定日子，不過輪流替換罷了。」商量既定，繼之便定了日子，到上海去了。

一天，雲岫忽然著人送一封信來，要借一百銀子。我回信給他，只說我的錢都放在上海，帶回來有限，辦喜事都用完了。回信去後，他又來了一封信，說甚麼「尊翁去世時，弟不遠千里，送足下到浙，不無微勞，足下豈遂忘之？」云云。我不禁著了惱，也不寫回信，只對來人說知道了。來人道：「尤先生交代說，要取回信呢。」我道：「回信明日送來。」那人才去了。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錢，只訴窮苦還好；若提到前事，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！此後你莫想我半文。當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個交情，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，豈有不幫忙之理。到了明日，雲岫又送了信來。我不覺厭煩了，叫人把原信還了他，回說我上墳修墓去了，要半個月才得回來。

從此我在家裡，一住三年。孀娘便長住在我家裡。姊姊時常歸寧。住房後面，開了個便門，通到花園裡去，便與繼之的住宅相通，兩家時常在花園裡聚會。這日子過得比在南京、上海，又覺有趣了。撒兒已經四歲，生得雪白肥胖，十分乖巧，大家都逗著他頑笑，更不寂寞，所以日子更容易過了。

直到三年之後，繼之才有信來叫我去。我便定了日子，別過眾人，上輪船到了上海，與繼之相見。德泉、子安都來道候。盤桓了兩天，我問：「繼之，幾時動身回去？」繼之道：「我還不走，卻要請你再走一遍。」我道：「又到哪裡？」繼之道：「這三年裡面，辦事倒還順手。前年去年，我親到漢口辦了兩年茶，也碰了好機會。此刻打算請你到天津、京城兩處去走走，察看那邊的市面能做些甚麼。」我道：「幾時去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隨便幾時，這不是限時限刻的事。」

說話之間，文述農來了，大家握手道契闊。說起我要到天津的話，述農道：「你到那邊很好。舍弟杏農在水師營裡，我寫封信給你帶去，好歹有個人招呼招呼。」我道：「好極！你幾時寫好，我到你局裡來取。」述農道：「不必罷，那邊路遠。今天是禮拜，我才出來，等再出來，又要一禮拜了，我就在這裡寫了罷。」說罷，就在帳桌上一揮而就，寫了交給我，我接過來收好了。

大家談些別後之事，我又問問別後上海的情形。述農道：「你到了兩天，這上海的情形，總有人告訴過你了。我來告訴你我們局裡的情形罷。你走的那年夏天，我們那位總辦便高升了，放了上海道。換了一個總辦來，局裡面的風氣就大變了。前頭那位總辦是愛樸素的，滿局裡的人，都穿的是布長褂子、布袍子；這一位是愛闊的，看見這個人樸素，便說這個人沒用，於是乎大家都闊起來。他愛穿紅色的，到了新年裡團拜，一色的都是棗紅摹本緞袍子。有一個委員，和他同姓，出來嫖，窯姐兒裡都叫他大人。到了節下，窯姐兒裡照例送節禮給嫖客。那送給委員的到了局裡，便問某大人。須知局子裡，只有一個總辦是大人，那看柵門的護勇見問，便指引他到總辦公館裡去了。底下人回上去，他卻茫然，叫了來人進去問，方知是送那委員的，他還叫底下人帶了他到委員家去。若是前頭那位總辦，還了得麼！」
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這位總辦也嫖的了？」述農道：「怎麼不嫖，還嫖出笑話來呢。我們局裡的議價處，是你到過的。此刻那議價處沒了權了，不過買些零碎東西。凡大票的煤鐵之類，都歸了總辦自己買。有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，叫做甚麼舒淡湖，因為做生意起見，竭誠盡瘁的巴結。有一回，請總辦吃酒，代他叫了個局，叫甚麼金紅玉，總辦一見了，便賞識的不得了，當堂給了他一百元的鈔票。到第二回吃酒，又叫了他，不住口的贊好。舒淡湖便在自己家裡，拾掇了一間密室，把總辦請到家裡來，把金紅玉叫到家裡來，由他兩個去鬼混了兩次。我們這位總辦著了迷了，一定要娶他。舒淡湖便挺了腰子，攬在身上，去和金紅玉說。往返說了幾遍，說定了身價，定了日子要娶了。誰知金紅玉有一個客人，聽見紅玉要嫁人，便到紅玉處和他道喜，說道：『恭喜你高升了，做姨太太了！只是有一件事，我很代你耽心。』紅玉問：『耽心甚麼？』客人道：『我是耽心做官的人，脾氣不好。況且他們湖南人，長毛也把他殺絕了，你看凶的還了得麼！』紅玉笑道：『我又不是長毛，他未必殺我。況且殺長毛是一事，娶妾又是一事，怎麼好扯到一起說呢。』客人道：『話是不錯。只是做官的人家，與平常人家不同，斷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。況且他五十多歲的人，已經有了六七房姬妾了。今天歡喜了你，便娶了去；可知你進門之後，那六七個都冷淡的了。你保得住他過幾時不又再看上一個，又娶回去麼？須知再娶一個回去時，你便和這六七個今天一樣了。若在平常人家，或者還可以重新出來，或者嫁人，或者再做生意；他們公館裡，能放你出來麼？還不是活著在那裡受冷淡！我是代你耽心到這一層，好意來關照你，隨你自己打主意去。』紅玉聽了，總如冷水澆背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做聲不得。等那客人去了，便叫外場去請舒淡湖。

「舒淡湖是認定紅玉是總辦姨太太的了，莫說請他他不敢不來，就是傳他他也不敢不來。來了之後，恭恭敬敬的請示。紅玉劈頭一句便道：『我不嫁了！』舒淡湖吃了一驚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？』紅玉道：『承某大人的情，擡舉我，我有甚不願意之理。但是我想來想去，我的娘只有我一個女兒，嫁了去，他便舉目無親了。雖說是大人賞的身價不少，但是他幾十歲的一個老太婆，拿了這一筆錢，難保不給歹人騙去，那時叫他更靠誰來！』舒淡湖道：『我去和大人說，接了你娘到公館裡，養他的老，不就好了麼。』紅玉道：『便是我何嘗不想到這一層。須知官宦人家，看那小老婆的娘，不過和老媽子一樣，和那丫頭、老媽子同食同睡。我嫁了過去，便那般錦衣玉食，卻看著親生的娘這般作踐，我心裡實在過不去；若說和親戚一般看待呢，莫說官宦人家沒有這種規矩，便是大人把我寵到頭頂上去，我也不敢拿這種非禮的事去求大人啊。我十五歲出來做生意，今年十八歲了，這幾年裡面，只掙了兩副金鐲子。』說著，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隻來，交給舒淡湖道：『這是每副上面的一隻，費心舒老爺，代我轉送給大人，做個紀念，以見我金紅玉不是忘恩負義的人。上海標緻女人盡多著，大人一定要娶個人，怕少了比我好的麼。』

「舒淡湖聽了一番言語，竟是無可挽回的了，就和紅玉剛才聽了那客人的話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如水澆背，做聲不得，接了金鐲子，怏怏回去。暗想只恨不曾先下個定，倘是下了定，憑他怎樣，也不能悔議。此刻弄到這個樣子，別的不打緊，倘使總辦惱了，說我不會辦事，以後的生意便難做了。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，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法子，總不得個善法。直至天明，忽然想一條妙計，便一躍而起。」

只因這一條妙計，有分教：譚語不如蜚語妙，解鈴還是繫鈴人。不知是一條甚麼妙計，且待下回再記。